

# 潮汕方言词续考

林伦伦

笔者曾随星桥（新魁）师撰著《潮汕方言词考释》，1986年杀青（但迟至1992年才梓行）<sup>①</sup>。屈指之间，距今已十年矣。这十年间，虽无再专门披阅古籍，蒐集方言古语资料。但平时读书之中，偶有所得，随手录下。十年下来，不觉也已有卡片过百。今按音序分类整理，以为《考释》之续。

## 阿姨 [a<sup>33</sup> ai<sup>55</sup>]<sup>②</sup>

“阿姨”一词，潮汕方言有文白两读：文读为 [a<sup>33</sup>i<sup>55</sup>]，义同普通话，一部分农村地区还以之称母亲；白读 [a<sup>33</sup> ai<sup>55</sup>]，则大部分地区用以称母亲。“姨”字属《广韵》平声脂韵，潮汕方言白读音可读 [ai<sup>55</sup>]，《考释》第39页已证。以“阿姨”称母亲，古籍也有用例。如《南史·齐晋安王子懋传》：“（子懋）年七岁时，母阮淑媛尝病危笃，请僧行道。有献莲华供佛者，众僧以铜甕盛水渍茎，欲华不萎。子懋流涕礼佛曰：‘若使阿姨因此和胜，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。’”

## 乏食 [hak<sup>5</sup> tsia<sup>75</sup>]

“乏”字潮音至少有三读：文读为 [huak<sup>5</sup>]（伐），用于“缺乏”、“贫乏”等书面词；白读一音为 [hek<sup>5</sup>]（黑阳入），指疲倦劳累，字亦加“疒”作“痲”。《考释》第37页已证；白读又一音为

[hak<sup>5</sup>] (学), 义同文读, 但单音节口语词可用作及物动词, 如“乏食” (意为缺食品, 没东西吃), “乏穿” (没衣服穿) 等。“乏”字作为单音节及物动词, 古籍中多有用例。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: “项羽数侵夺汉甬道, 汉军乏食, 遂围汉王。”宋·苏轼《送郑户曹》诗: “公业有田常乏食, 广文好客竟无毡。”“乏食”之说, 与潮汕方言完全相同。又“乏”字属《广韵》入声奉母乏韵, 音“房法切”。凡乏韵字潮汕方言已失去 [-m1-P] 韵尾, 故可读 [hak<sup>5</sup>]。

### 许 [hu<sup>53</sup>]

“许”在潮汕方言中是个多音多义字 (词): 作姓用时读 [k'ou<sup>53</sup>] (苦); 在“许多”、“十时许”、“允许”等词中读 [hu<sup>53</sup>] (鱼阴上); 另有一用法也读 [hu<sup>53</sup>], 作指示代词用。如“许块” (那里)、“许撮物” (那些东西)、“许撮人” (那些人) 等。变读为 [hiō<sup>213</sup>] (乡阴去), 义为“那么”。如“许富” (那么富)、“许大” (那么大) 等。古籍中“许”有用作指示代词之用例, 如《太平广记》卷二四八引隋·侯白《启颜录·侯白》: “白即云: ‘背共屋许大, 肚共碗许大, 口共盏许大。’ 众人射不得。”唐·杜荀鹤《自江西归九华》诗: “许大乾坤吟未了, 挥鞭回首出陵阳。”“许大”, 偌大, 这么大或那么大。又元曲《神奴儿》三: “俺家里偌大的房屋, 许富的家私。”“许富”, 这么富。“许”也作指示代词用。不同的是, 古代汉语中的“许”多用如近指代词, 而潮汕方言多用作远指代词。

### 铎 [hue<sup>55</sup>]

“铎”字潮汕方言文读为 [hua<sup>55</sup>] (华), 义同普通话。澄海一带把一种铁制的铲土农具叫 [hue<sup>55</sup>] (回), 群众以为有音无字, 遂自制俗字为“𨮒”。其实, [hue<sup>55</sup>] 的本字就是“铎”。“铎”字从

“华”得声，匣母麻韵二等合口平声字，音“户花切”。麻韵合口二等字潮音文读为[-ua]，如“夸华蛙寡桦”等；白读为[-ue]，如“花化瓜”等。因而，“铎”字读[hua<sup>55</sup>]，乃是文读音；读[hue<sup>55</sup>]，则是保留口语音。“铎”在古代，乃是铲土翻地的人力农具，与后代用牛或拖拉机拉的犁有异。《越绝书·外传记吴王占梦》：“两铎倚吾宫堂，夹田夫也。”《释名·释用器》：“（铎）或曰铎。铎，剗也，剗地为坎也。其板曰叶，像木叶也。”元·王桢《农书》卷十三：“开垦生地宜用铎，翻转熟地宜用铎。”《农政全书·农器·图谱一》：“铎与铎颇异，铎狭而厚，惟可正用；铎阔而薄，翻覆可使。”

### 刮 [huaʔ<sup>2</sup>]

“刮”潮汕方言文读为[kuaʔ<sup>2</sup>]，如“搜刮”、“刮风”等。此音属文读。口语中有一词叫[huaʔ<sup>2</sup>]，意为重重地摩擦。如“～剃刀”（把剃刀在粗帆布上摩擦使锋利）、“支刀歪利，在缸墩～一下”（这把刀不快，在缸沿上摩擦一下使它锋利）等。[huaʔ<sup>2</sup>]的本字也即“刮”。“刮”《广韵》属见母辖韵入声，声母应读[k-]，如文读音。但见母与晓母（潮音读[h-]声母）关系密切。从形声偏旁看，“刮”从“舌”得声，既有“刮”、“括”等读[k-]、[k'-]的字，也有读[h-]的“活话”等字。又如“合”、“夹”等作为声旁，也既有读[k-]、[k'-]，又有读[h-]的。<sup>③</sup>另外，见母字“懈系饶捍”等潮汕话也读[h-]声母。因而，“刮”白读音为[huaʔ<sup>2</sup>]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又“刮”有摩擦义，《广雅·释诂二》：“刮，减也。”王念孙疏证：“刮者，摩之减也。”宋·沈括《梦溪笔谈·器用》：“比得古镒，皆刮磨令平。”

### 铉 [hi<sup>35</sup>]

耳朵，潮汕方言叫[hi<sup>35</sup>]（弦阳上），俗以为即“耳”字。

“耳”字《广韵》音“而止切”，日母止韵。日母字潮汕方言未见有读[h-]声母者。据考，[hi<sup>35</sup>]的本字可能是“铉”。“铉”，《广韵》音“胡畎切”，匣母铎韵上声。先铎韵字潮音多有读[i]者，如“天年燕见砚边片弦”等。同样从“玄”得声的“弦”字也音[hi<sup>55</sup>]。又“铉”的本字是“鼎耳”，即潮汕人所谓的“鼎铉”、“香炉铉”。晋·葛洪《抱朴子·诘鲍》：“山行则徒步负载，弃鼎铉而为生臊之食。”明·刘宗周《祭张子庵文》：“如车有轮，如鼎有铉。”《文选》录任昉《王文宪集序》：“皇朝轸恻，储铉伤情。”吕延济注：“铉，鼎耳……。”

### 闑 [hoi<sup>35</sup>]

把门轻轻关上，但不关死或上门闩潮汕话叫[hōi<sup>35</sup>]（还阳上），本字应是“闑”。《说文·门部》：“闑，外闭也。从门，亥声。”吴文英《吴下方言考·卦韵》：“闑，出门后曳门使闭也。吴中出门而略带上其门曰闑。”今潮汕话不论从内或从外把门虚掩上，皆可曰“闑”。又，“闑”从“亥”得声，潮音文读为[hai<sup>35</sup>]（孩），白读作[hōi<sup>35</sup>]，其鼻化成分乃受喉音声母[h-]影响而产生，如“戏”读[hi<sup>213</sup>]、“系”读[hi<sup>35</sup>]均如是。今海南闽语也保留此词，可作佐证。<sup>④</sup>

### 影占 [iaŋ<sup>53</sup> tsiam<sup>35</sup>]

影占，义为遮掩，隐蔽。如说：“来只块么影占（到这儿来隐蔽一些）。唐·李商隐《赋得月照冰池》诗：“影占徘徊处，光含的烁时。”元曲《后庭花》一：“等来朝早到晨，快离了此郡门，向他州寻远亲，往乡中投近邻，向山中影占身。”不同的是，古汉语中的“影占”可以用作及物动词，今潮汕方言只用作形容词了。

### 约 [ioʔ<sup>2</sup>]

“约”在潮汕方言中是个多音多义词：文读[iak<sup>2</sup>]（跃），用

于“节约”、“约等于”等词；白读 [ioʔ<sup>2</sup>]（药阴入），用于“约法三章”、“制约”等词。口语中另有一词 [ioʔ<sup>2</sup>] 或 [iauʔ<sup>2</sup>]，义为猜，猜测，本字也是“约”。唐·元稹《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》：“臣约计天下百姓有铜器用度者，分数无多。”《醒世恒言·张廷秀逃生救父》：“进了阊门，来到天库前，见一大玉器铺子，张权约谅是王家了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三十回：“潘金莲道：‘大姐姐，他那里是这个月，约他是八月里孩子，还早哩。’”上举三例的“约计”、“约谅”、“约”都是猜测、估计的意思，而且都可用作及物动词，词义和用法均与潮汕话十分接近。今徐州方言也有此说法。

### 容情 [ioŋ<sup>55</sup>ts'en<sup>55</sup>]

容情，潮汕方言意为因某种关系而留情，宽容。如说：“我只次无容情乞伊（我这次决不宽容他）。”晋·干宝《搜神记》二：“弟父杀我生孙，食我兄弟，累有状，王张容情，不为区断。”元曲《昊天塔》四：“呀！则我这杀人和尚灭门僧，便铁金刚也劝不的肯容情。”又《锁魔镜》二：“今日个须当定罪名，怎敢道容情？”

### 栲栳 [ka<sup>53</sup>lo<sup>53</sup>]

栲栳，一种竹编或藤编的圆形容器。唐·卢延让《樊川寒食》诗：“五陵年少粗于事，栲栳量金买断春。”元曲《飞刀对箭》二：“脑袋恰似栲栳。”又《独角牛》二：“栲栳来也似一个肚子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五十六回：“常二取栲栳望街上便来。不一时，买了米，栲栳上又放着一大块羊肉儿，笑哈哈跑进门来。”“栲栳”之物，今北方还用，也仍沿此名，但多为柳条编成。又“栲栳”音同“考老”，叠韵联绵词，均属《广韵》一等皓韵字。豪皓韵字潮音白读为 [-o]，极少数读为 [-a] 同二等肴韵。所以，“栲栳”文读为 [k'au<sup>53</sup>lau<sup>53</sup>]，白读为 [ka<sup>53</sup>lo<sup>53</sup>]，第一个音节可

能因为语流音变的缘故而变读为 [ka<sup>53</sup>]。

### 逆 [keʔ<sup>5</sup>]

“逆”，潮音文读为 [ɲek<sup>5</sup>]（迎阳入），与《广韵》“宜戟切”（疑母陌韵入声）音合。但“逆耳”，口语说成 [keʔ<sup>5</sup> hi<sup>35</sup>]。[keʔ<sup>5</sup>]（家阳入）的本字是否“逆”字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因为疑母字在潮汕话中保留了上古读音 [k-] 声母，如“咬”[ka<sup>35</sup>]、“凝”[kɿŋ<sup>55</sup>]~<sub>鼻</sub>”等。由此而推之，潮汕方言中“[keʔ<sup>5</sup>]根”、“[keʔ<sup>5</sup>]色”、“绞 [keʔ<sup>5</sup>]”、“[ko<sup>55</sup> keʔ<sup>5</sup>]”、“[ko<sup>55</sup>]来 [keʔ<sup>5</sup>]去”等的 [keʔ<sup>5</sup>] 的本字也可能是“逆”字。

### 居停 [kw<sup>33</sup>teŋ<sup>55</sup>]

居停，意为寄寓，让住下来。如说：“无人好~伊（没人肯让他住下来）。”清·赵翼《灵岩山馆吊毕秋帆制府》诗：“灵岩山馆好邱樊。吾友居停席未温。”清·纪昀《阅微草堂日记·滦阳消夏录三》：“束城李某，以贩枣往来于邻县，私诱居停主人少妇归。”居停主人，意即寄居处的主人。又“停”在其他词中潮音读 [t'eŋ<sup>55</sup>]（庭），与普通话一样读送气声母 [t'-]。但浊声母平声字潮汕话也多有读不送气者，如“茶 [te<sup>55</sup>]、除 [tu<sup>55</sup>]、橱 [tu<sup>55</sup>]、池 [ti<sup>55</sup>]、潮 [tio<sup>55</sup>]、传 [tɿŋ<sup>55</sup>]~<sub>鼻</sub>、陈 [taŋ<sup>55</sup>]~<sub>鼻</sub>、尘 [tiŋ<sup>55</sup>]、肠 [tɿŋ<sup>55</sup>]、场 [tiō<sup>55</sup>]”等。故“停”读 [tiŋ<sup>55</sup>] 也属正常。

### 凝 [kɿŋ<sup>55</sup>]

凝，义为凝结，文读音为 [ɲeŋ<sup>55</sup>]（迎），与《广韵》“鱼陵切”（疑母蒸韵平声）相吻合。但凝结之意口语又说为 [kɿŋ<sup>55</sup>]（斤阳平），如：“天时过清，撮油~去（天气很冷，油都凝结了）。”[kɿŋ<sup>55</sup>] 的本字也应是“凝”。疑母字潮汕话有读 [k-] 声母者（参阅上文“逆”字条），蒸韵字多数读 [eŋ] 韵母，少数字读 [-



ɤŋ], 与阳韵字白读音相同, 可能是上古音的遗留。

### 历日头 [laʔ<sup>5</sup>zik<sup>5</sup>t'au<sup>55</sup>]

《考释》第 230 页曾证古汉语称历书为“历日”, 潮汕方言至今保留此词指老黄历。“历日”还有一同义词“历日头”(“头”为名词词尾, 无义), 明清文学作品中也能觅到相近用例。如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四回:“将历头去叫人拣个黄道好日, 奴便与你动手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五十二回:“月娘道:‘六姐, 你拿历头看看, 好日子, 歹日子, 就与孩子剃头。’”“历头”指的也是历书, 与潮汕方言的“历日头”相近。

### 里 [lai<sup>35</sup>]

内, 潮汕方言读为 [lai<sup>35</sup>]. 查《广韵》, “内”字音“奴对切”(泥母队韵去声), 潮音应读为 [nue] 阳去声, 不可能读 [lai<sup>35</sup>]. [lai<sup>35</sup>] 的本字是“里”, 《广韵》来母止韵上声字。之止志韵字潮汕话多有白读为 [-ai] 韵母者, 如“狸滓柿使驶”等。“里”字文读为 [li<sup>53</sup>], 指衣裤的里子, 在“公里”、“里面”等词中也读此音。白读为 [lai<sup>35</sup>], 表示里面、家、房子等意义。古籍中也有这些词义的用例。如元·白朴《墙头马上》第三折:“老夫常是公差, 多在外, 少在里。”此例“里”指家中。又《诗·秦风·无衣》:“岂曰无衣, 与子同泽。”宋·朱熹集传:“泽, 里衣也。以其亲肤, 近于垢泽, 故谓之泽。”《儿女英雄传》第二十七回:“梳妆已罢, 舅太太便从外间箱子里拿出一个红包袱来, 道:‘姑娘把里衣儿换上。’”里衣, 贴身汗衫, 今潮汕方言犹保留此词。

### 卵 [laŋ<sup>35</sup>]

《考释》第 153 页曾考卵即今之蛋, 读为 [nɤŋ<sup>35</sup>] (郎阳上)。但“卵”还有另一音, 读 [laŋ<sup>35</sup>], 意为男阴。清·沈复《浮生六

记》：“吴俗呼阳曰卵。”黄侃《蕲春语》：“……则更引申之，则阳具亦为卵。”可见江浙及湖北蕲春一带也称阳具为卵。其他方言也有相同用法，如张天翼《贝胡子》：“那个瘟长班——管的卵事。”卵事，即鸟事，今潮汕方言也有此词。与“卵”有关的词还有“卵脬”、“卵鸟”等，也均见于明清文学作品中。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五十三回：“自家又没得养，别人养的儿子又去强遭魂的扭相知，呵卵脬。”呵卵脬，即潮汕方言所说的“扶卵脬”，意为拍马屁。卵脬，即阴囊。《醒世姻缘传》第一回：“武城县这些势利小人，听见晁秀才选了知县，又得了天下第一美缺，恨不得将晁大舍的卵脬扯将出来，大家扛在肩上。”又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二回：“听信你兄弟说空生有卵鸟嘴，也不怕别人笑耻。”卵鸟，也指阳具，今潮汕方言也有此词。

### 落肚 [loʔ<sup>5</sup>tou<sup>53</sup>]

落肚，下肚，意即吃进东西。如：“三杯酒落肚，伊就爱散咀（三杯酒下肚子，他就要胡说八道了）。”明·凌濛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十四：“宣教三杯酒落肚……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一回：“那妇人也有三杯酒落肚，烘动春心。”《石点头》卷九：“韦皋数杯落肚，春意满腔，心里便有三分不老实念头。”各例“落肚”之义均与潮汕方言相同。

### 悻 [loŋ<sup>213</sup>]

悻，意为愚蠢。如说：“个物悻悻；去底块娶有姘（那家伙傻乎乎的，上哪儿能找到老婆）。”“悻”也是古语词。《集韵》去声送韵：“悻，悻戇，愚也；”卢贡切。义、音皆与潮汕话相合。

### 痲 [loŋ<sup>213</sup>]

痲，溃烂。如说：“糜到痲痲（溃烂得很厉害）。”引申指腐烂、



腐败，如讲：“大桁痠心（栋梁的中间腐烂，比喻某单位内部出问题）。”《说文·疒部》：“痠，痛也。”《集韵》去声送韵：“痠，《说文》：痛也。一曰疮溃。”奴冻切。泥、来母字潮音有混读现象。如“农”潮音也读 [l-] 声母。故音义皆合。

### 恼 [lou<sup>53</sup>]

恼，潮音两读：一读 [nau<sup>11</sup>]，指烦恼；一读 [lou<sup>53</sup>]（卤），指讨厌，恨。如说：“伊恼到你死（他恨死你了）。”《集韵》上声皓韵：“恼，《说文》：有所恨也。今汝南人有所恨曰恼，或作恼。”文学作品中有用例《水浒传》第十六回：“老都管听了，也不着意，内心自恼他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十七回：“平昔街坊邻居，恼咱的极多。”又《古今小说》卷三十：“那东坡志在功名，偏不信佛法，最恼的是和尚。”今徐州方言也有相同说法，“恼死你了”即“恨死你了”，与潮汕方言相同。

### 人 [naŋ<sup>55</sup>]

人，除用作名词之外，潮汕方言还常用作他身代词（第三人称）、自我代词（第一人称），指别人或自己。古汉语中也有这些用法。如《书·秦誓》：“人之有技，若己有之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五十八回：“如今这屋里，只许人放火，不许俺每点灯。”以上两例“人”皆指他人。又《古诗十九首·行行重行行》：“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二十三回：“昨日人对你说的话儿，你就告诉与人。”第一例中的“人”和第二例中的头一个“人”均指“我”，第二例中的第二个“人”则指他人。“人”用以指“他人”或“我”时大部分句子中要读轻声由 55 调变 11 调。

### 卵清 [nɿŋ<sup>53</sup> ts'eŋ<sup>33</sup>]

蛋白，潮汕方言叫“卵清”，清代文学作品中有用例。清·

蒲松龄《聊斋志异·鬼津》：“或教以参芦汤探吐之，吐出物如卵清，病乃瘥。”

### 恁 [niŋ<sup>53</sup>]

你们，潮汕方言叫 [niŋ<sup>53</sup>] 或 [nɿŋ<sup>53</sup>]，俗写作“恁”，原以为是方言俗字，其实元明作品中也有用“恁”指你们或你的用例。如元曲《墙头马上》四：“恁母亲从来狠毒，恁父亲偏生嫉妒。”《汉宫秋》二：“恁不去出力，怎么叫娘娘和番？”《金钱记》二：“恁兄弟愿随鞭镫。”

### 阿堵 [o<sup>33</sup> tsia<sup>35</sup>]

这样的，潮汕方言叫 [o<sup>33</sup> tsia<sup>35</sup>]，原来以为无字可写。而“阿堵”一词，文读为 [a<sup>33</sup> tu<sup>53</sup>]，又与此相去甚远。但细考之，[o<sup>33</sup> tsia<sup>35</sup>] 即“阿堵”也。“阿”，《广韵》影母歌韵平声字，潮汕方言正好读 [o<sup>33</sup>]（在“阿街”一词中，通诃、呵，也读此音，参阅下条）。而“堵”通“者”，后者潮音读 [tsia<sup>53</sup>]。《广韵》上声马韵“堵”一音“章也切”，与“者”同音，也正与潮音吻合。因而吕叔湘先生认为“堵”是“者”的异体<sup>⑥</sup>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“阿堵”，“阿”是无义词头，“堵”即“者”，此也。《世说新语·雅量》：“明公何有壁间着阿堵辈？”又《规箴》篇：“王夷甫雅尚玄远，常嫉其妇贪浊，口未尝言钱字。妇欲试之，令婢以钱绕床，不得行。夷甫晨起，见钱阂行。呼婢曰：‘举却阿堵物！’”“阿堵辈，即此辈，这些人；“阿堵物”，即此物，这些东西。犹潮汕方言说“者人”、“者物件”。

### 呵 [o<sup>33</sup>]

拉长声音大声喊，潮汕方言叫 [o<sup>33</sup>]，如：“担担菜落巷走呵（挑着菜担子走街串巷去叫卖）。”[o<sup>33</sup>] 的本字即是“呵”（“呵”

又读 [ha<sup>33</sup>]，意为嘘气。参阅《考释》第193页）。唐·韩愈《送李愿归盘谷序》：“人之称大丈夫者……其在外，则树旗旌，罗弓矢，武夫前呵，从者塞途。”武夫前呵，即武夫在前面大声叫人让道，也称“呵导”或“呵街”。唐·裴铏《传奇·马拯》：“此是伧鬼，被鬼所食之人也，为虎前呵导耳。”字亦作“诃”、“阿”，如《宋史·王钦若传》：“钦若居第在太庙后墻，自言出入诃导不自安，因易赐官第于定安坊。”宋·洪迈《容斋三笔·从官事体》：“伯氏以故相带观文学士帅越，提举宋藻穿戟门诃殿。”诃殿，即侍卫在前大声呼呵，以示威严。“诃”同“呵”。又北魏·酈道元《水经注·清水》：“城西有孔嵩旧居。嵩字仲山，宛人，……贫无养亲，赁为阿街卒。”“阿街卒”，即官员出门时在前面喝令行人避让的士兵。“阿”也同“呵”。

### 学 [oʔ<sup>5</sup>]

学话，潮汕方言有两个义项：一是指学习某种语言或方言，是个动宾词组，可拆开使用，如“学广州话”、“学普通话”；二是指学舌，传话搬弄是非，是个动宾结构的不及物动词，不能拆开来用。如用作及物动词，则单说“学”。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七十五回：“你就学与他，我也不怕他。”词义和用法完全与潮汕方言相同。“学”还有另一义，即述说，讲，如“学古”（讲故事），古汉语中也有用例。唐·陆龟蒙《背蓬》诗：“见说万山潭，渔童尽能学。”尽能学，都能说得清清楚楚。《刘知远诸宫调》十一：“有多少跷蹊事。不忍对你学。”对你学，跟你讲。《词林摘艳》卷九无名氏散套《醉花阴·春困书斋睡魂扰》：“心间事，对谁学，似这般无打算凄凉何日了？”与“学话”义近的还有另一个词，叫“学嘴学舌”，古汉语中也常见。<sup>⑥</sup>

### 白 [peʔ<sup>5</sup>]

白，今普通话没有“干净”一义，潮汕方言却有，如：“间里扫到白白”（屋里打扫得很干净。地板不一定是白色）。“个衫洗到白死”（这件衣服洗得很干净。这件衣服可以是黑色的）。“白”作干净解，古籍中有用例。如《易·说卦》：“巽为木……为白，为长，为高。”孔颖达疏：“为白，取其风吹去尘，故洁白也。”宋·苏轼《东坡志林·逸人游浙东》：“室前有六一泉，白而甘，当往一酌。”

### 白焯 [peʔ<sup>5</sup> saʔ<sup>5</sup>]

白焯，用清水煮，俗语有“白焯狗头”（比喻傻乎乎的样子）。《考释》第94页已证“焯”意为煮，如“焯面”、“焯卵”等。“白焯”一词，也见之明清文学作品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三十四回：“一瓯儿水晶膀蹄，一瓯儿白焯猪肉，一瓯儿炮炒的腰子。”

### 庞 [poŋ<sup>55</sup>]

庞，潮音文读为 [p'aŋ<sup>55</sup>]，指脸庞。但口语中有一词叫 [poŋ<sup>55</sup>]，指面容，相貌。如说：“你只块 [poŋ<sup>55</sup>] 就敢去考演员（就你这付尊容敢去考演员）？”[paŋ<sup>55</sup>] 的本字应该也是“庞”。《西厢记》一本一折：“颠不刺的见了万千，似这般可喜娘的庞儿罕曾见。”明·高明《琵琶记·书馆悲逢》：“须知道仲尼、阳虎一般庞。”《广韵》音“薄江切”，並母江韵平声，声调、声母皆合，唯江韵字潮汕方言无读 [-oŋ<sup>55</sup>] 韵母者。但“庞”从“龙”得声。“龙”字属钟韵，从“龙”得声的很多字又属东韵，如“笼砦聾咙珑”等。而钟、东两韵字潮音多数读 [-oŋ] 韵母，故“庞”字读 [poŋ<sup>55</sup>] 也应是可能的。

## 伏 [pu<sup>11</sup>]

母鸡孵小鸡，潮汕方言叫 [pu<sup>11</sup>]（富阳去），字写作“孵”。查《广韵》“孵”字音“芳无切”，奉母虞韵平声。平声与 [pu<sup>11</sup>] 阳去不合。本字应是“伏”。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：“越鸡不能伏鹄卵。”《汉书·五行志中之上》：“丞相府史家雌鸡伏子，渐化为雄。”《广韵》去声宥韵：“伏，鸟抱子；”扶富切。音义皆与潮汕方言相合。又正在孵小鸡的母鸡潮汕方言叫“伏骹鸡”。“伏鸡”之说，古籍中也有用例。如《淮南子·说林训》：“乳狗之噬虎也，伏鸡之搏狸也。恩之所加，不量其力。”

## 伏 [p'ak<sup>2</sup>]

伏，潮音文读为 [hok<sup>5</sup>]。但口语中另有一词叫 [p'ak<sup>2</sup>]，义为趴，即脸向下，体前屈。如说：“伊伏在床顶死去（他趴在桌上睡着了）。”“伏”指身体倾靠在物体上或脑袋倾低下来之义，古汉语中常见，今普通话也仍保留有“伏案”、“伏轼”等词，便是此意。又“伏”字《广韵》入声屋韵音“房六切”，声韵皆合。唯浊声母字按规律应读阳调类，今潮音 [p'ak<sup>2</sup>] 为阴入声，稍有出入。但“伏”字古与“覆”字相通，《左传·成公十六年》：“郑人覆之，败诸洧陵。”又《桓公十二年》：“楚人坐其北门而覆山下。”“覆”皆通“伏”，指埋伏。而“覆”《广韵》音“芳福切”，敷母屋韵入声，潮音读 [p'ak<sup>2</sup>] 则完全相合。

## 判 [p'uaŋ<sup>213</sup>]

判，潮音文读为 [p'uaŋ<sup>213</sup>]，“判断”、“判决”诸词念此音。口语中有一词叫：[p'ua<sup>213</sup>]，义为批阅，如“～试卷”、“～分”等。本字应就是“判”字。“判”《广韵》音“普半切”，滂母谏韵去声，与潮音文读 [p'uaŋ<sup>213</sup>]、白读 [p'ua<sup>213</sup>] 完全相合。又“判”作

“批阅”解古籍中也有用例，如清·薛福成《庸庵笔记·史料二》：“西宫优于才，而判阅奏章，裁决庶务，及召对时咨访利弊，悉中窾会。”又同上书《史料一·咸丰季年奸伏诛》：“是时周文勤公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，而肃顺亦为户部尚书，同坐堂皇判牍。”“判牍”即批阅公文，“判”之义与潮汕方言的“判作业”、“判试卷”完全相同。

### 使牛 [sai<sup>53</sup>gu<sup>55</sup>]

役牛犁地耕田，潮汕方言叫“使牛”，俗常写作“驶牛”，误。“使牛”的“使”是役使之意，并非驾驶之意。元明文学作品中有“使牛”用例。如元曲《贬黄州》四：“闭贤门，闭贤门，使牛人。”又《伊尹耕莘》楔子：“量你个使牛的村夫，怎敢与某对敌。”《水浒传》第五十一回：“便骂你三家村使牛的，打甚么紧。”

### 糝 [sam<sup>53</sup>]

撒，散播些微粒状、粉末状的东西，潮汕方言叫“糝”。如说：“塗下有水，着拖车沙来糝（地上有水，得拉一车沙子来铺上）。”糝，《广韵》上声感韵音“桑感切”，与潮音相合。“糝”作散播解古籍也有用例。唐·杜甫《绝句漫兴》诗：“糝径杨花铺白毡，点溪荷叶叠青钱。”元曲《神奴儿》三：“你道是水沙儿，谁人糝上土？”明·焦松《焦氏笔乘·医方》：“又传寿星散，专治恶疮，痛不可当者，糝之不痛。”“糝药散”的说法，今潮汕方言也保留。

### 生死 [sẽ<sup>33</sup>si<sup>53</sup>]

生死，这里不是指生和死。而是“无论如何”，“死活”的意思，只是一个副词。如说：“只次我生死爱来去（这一次我无论如何要去）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四十一回：“于是生死把大妗子留下了，然后作辞上轿。”此例中的“生死”便是“死活，硬是”的意



思，与潮汕方言相同。

### 圣杯 [seŋ<sup>213</sup>pue<sup>33</sup>]

掷杯筊以卜休咎，吉者一俯一仰，俗谓之 [seŋ<sup>213</sup>pue<sup>33</sup>]，写作“胜杯”。“杯”是对的，《考释》第227页已考。但“胜”不对，应作“圣”，《张协状元》十四：“明日恁地，神前拜跪。神还许妾嫁君时，觅一个圣杯。”圣杯，主吉，即表示神已同意。又“圣”潮音白读为 [sia<sup>213</sup>]，但文读可读 [seŋ<sup>213</sup>]，与“胜”同音。

### 四柱 [si<sup>213</sup>t'iau<sup>35</sup>]

按照人出生的年、月、日、时来算命的方法，潮汕方言叫“起四柱”。“四柱”之说，自古已有。元曲《东墙记》二：“四柱安排定，都来增下，祸福分明。”又《老君堂》一：“你把那先天《周易》细循环，将我那五行四柱从头算。”明·无名氏杂记《苏九淫奔记》四：“伶俐人八字全无，肮脏汉四柱合该。”

### 时行 [si<sup>55</sup>hē<sup>55</sup>]

时行，指传染病流行成风，如说：“只段时行时，病人斃死（最近传染病流行，病人很多）。”时行，原指流行的，时髦的。如宋·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·宣德楼前省府宫宇》：“街北都亭驿，相对梁家珠子铺。余皆卖时行纸画……。”后专指流行病，时疫。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四九引南朝·宋·东阳无疑《齐谐记》：“其大儿忽得时行病，病后遂大能食。”晋·陶潜《搜神后记》：“有一督将，因时行病后生虚热，更能饮复茗，必一斛二斗乃饱。”潮汕方言不讲“病”字，大概是避讳之故。

### 些 [su<sup>33</sup>]

些，一音 [sē<sup>33</sup>]，用在“一些”等词中。但口语中有

“[su<sup>33</sup>] 圪”、“闪 [su<sup>33</sup>]”等词，俗用同音假借法写作“须”其实，[su<sup>33</sup>] 的本字就是“些”。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十四：“我师诣竺国，前路只些儿。”董解元《西厢记》卷三：“些儿礼物莫嫌薄，待成亲后再有别酬贺。”些儿，犹潮汕方言说“些圪”。

### 搭 [taʔ<sup>2</sup>]

“搭”是个多义词，《考释》第198、257页分别已证“搭乘”（车船）、“搭建”和“片”（量词）三义。“搭”还有“托附”（依附）、“贴”（贴上）、“用钩钩上”等义，也是古汉语保留下来的。元曲《合汗衫》四：“我也到那里搭份斋，追荐我亡夫张孝友去来。”潮汕方言说：“块物件搭你去（这东西托你带去）。”义与上例中的“搭”相同。“搭番薯”（把红薯贴在铁锅边蒸熟）、“搭邮票”（贴邮票）之义都是此义的引申。又元曲《赵礼让肥》一：“现如今心似油爆 肉似钩搭。”《水浒全传》第一一八回：“方杰一戟戳死了秦明，却不敢追过对阵，宋兵小将急忙把挠钩搭得尸首过来。”用钩子等抓，潮汕方言也叫“搭”，与上面两例相同。

### 搭圪 [taʔ<sup>2</sup> kiã<sup>53</sup>]

上条“搭”作动词用，它还可作名词。“搭圪”，澄海一带指一种带爪的钉耙，通常有5爪左右。明·沈榜《宛署杂记·行幸》：“搭子二十六个，价七钱八分。”搭子，即搭圪。也叫搭爪。明·徐光启《农政全书》卷二二：“搭爪，上用铁钩，带榜，中受木柄。通长尺许，状如弯爪，用如爪之搭物，故曰搭爪。”也叫“搭钩”、《隋书·炀帝纪上》：“制民间铁叉、搭钩、𦏧刃之类，皆禁绝之。”搭爪、搭钩、搭子，都是潮汕方言所说的“搭圪”。

### 诈 [tẽ<sup>213</sup>]

假装，潮汕方言叫 [tẽ<sup>213</sup>]，如“[tẽ<sup>213</sup>] 死”、“[tẽ<sup>213</sup>] 痴

[tẽ<sup>213</sup>] 𢵚 ”(装傻)等。[tẽ<sup>213</sup>] 俗谓有音无字,其实本字很容易,就是“诈”字。诈,《广韵》去声庄母禡韵字,今文读音为[tɕa<sup>213</sup>]。白读音可读[tẽ<sup>213</sup>]。麻韵字潮音白读为[-e]者甚多;声调也相合。有疑问的是声母。庄章母字潮汕话通常读[ts-]声母,但有一些字则读同“知”母字,保留舌头音[t-],如庄母的“滓”读[tai<sup>53</sup>]、“榨”读[tẽ<sup>213</sup>] (与“诈”同音,义为把液体从杂质中过滤出来)、“踭”读[tẽ<sup>33</sup>] (脚后跟),章母的“注”读[tu<sup>213</sup>] (赌注,“下大注”)。另外,从“者”得声的“堵”,从“朱”得声的“株”,从“至”得声的“致”,从“周”得声的“雕凋”等潮汕方言都读[t-]声母,可见庄章知三母字本来就是有瓜葛的。知母字潮音白读为[t-]。那么,个别庄母、章母字也读[t-]便是情理中事了。至于“诈”做假装解,古籍用例俯拾皆是。《警世通言·宋小官团圆破毡笠》:“初是,还是诈穷。以后坐吃山崩,不上十年,弄做真穷了。”诈穷,装穷。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:“吴王诈病不朝。”诈病,无病装病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三一:“不如目今依了他们处法,诈痴佯呆,住了官司,且保全了父母,别图再报。”诈痴佯呆,犹潮汕方言说“诈痴诈𢵚”。

### 着 [tioʔ<sup>5</sup>]

“着”在潮汕方言中是个多义词。《考释》第266页已证其做助动词,意为“要”的义项。“着”还可以用作形容词。表示“对”、“正确”,这也是古代汉语保留下来的义项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七回:“老先儿倒猜的着……。”猜的着,猜得对。宋·王道父《道父山歌》:“种田不收一年辛,取妇不着一生贫。”取妇不着,意即老婆没娶对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二四:“见说缪千户正在陈友定幕下,当道用事,威权隆重,门庭赫奕。自实喜之不胜道:‘是来得着了。’”来得着,来得对。

### 着棋 [tioʔ<sup>2</sup> ki<sup>55</sup>]

“着”用如名词，如“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”、“高着”等，普通话是常用词。但潮汕方言“着”还可用如动词，下棋叫“着棋”。如说：“佢两人在许块着棋（他们俩在那儿下棋）。”“着”用如动词，指下棋，古籍中有用例。如宋·杨万里《九日落莫忆同施少才集长沙》诗：“良辰美景只自美，不如且着黑棋子。”

### 题 [toi<sup>55</sup>]

题，认捐。如：“题钱起学校（认捐钱盖学校）。”捐钱称“题”，是因为捐钱时要题上名字，写上所捐款数。太平天国·洪仁轩《资政新篇》：“兴医院以济疾苦，系富贵好善；仰体天父天兄圣心者，题缘而成其举。”题缘，即在化缘簿上题署认捐款项。“题捐”之说，也非潮汕方言所独有。《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·勿买美货歌》：“其余一切诸善举，出洋题捐容易筹。”

### 中人钱 [toŋ<sup>33</sup> naŋ<sup>55</sup> tsi<sup>55</sup>]

中人，牙人，也叫经纪人，《考释》第138页已考证系古语词。牙人介绍买卖所取的佣金叫“中人钱”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五十三回：“那两个那有心想坐，只待出去与李三、黄四分中人钱了，假意说有别的事，急急地别去了。”又“前日中人钱盛么？你可该请我一请。”也简称“中钱”，同回：“西门庆笑道：‘赚得些中钱，又来撒漫了。’”

### 中中 [toŋ<sup>33</sup> toŋ<sup>33</sup>]

中等，一般，潮汕方言叫“中中”。如：“只批货中中定，爱许好无（这批货质量一般，不是上等货）。”“中中”也是个古语词，宋·何远芑《墨经·松》：“矿而挺直者曰笠松，品惟中中。”《平山冷燕》第五

回：“领出一个女子来，年纪只好十五、六岁，人物也还中中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一回：“我前日在宅里，见那一位郁大姐，唱的也中中，还不如这申三姐唱的好。”“中中”一词，普通话虽不用（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没有收录），但北京方言则还保留着。<sup>⑦</sup>

### 治 [t'ai<sup>55</sup>]

宰杀牲口，甚至杀人，潮汕方言叫 [t'ai<sup>55</sup>]，如“～鸡”、“～猪”、“～人”、“相～”（打仗）等。俗以为无字可写，遂造方言字“𪔐”以用之。但考之古代文献，[t'ai<sup>55</sup>]的本字是“治”。《说文·刀部》：“𪔐，楚人谓治鱼也。”北魏·贾思勰《齐民要术·炙法》第八十“作饼炙法”：“取好白鱼，净治，除骨取肉，琢得三升。”此两例是“治鱼”。又《齐民要术·炙法》第八十“衔炙法”：“取极肥子鹅一只，净治，煮令半熟，……。”《古小说钩沉·详异记》：“（元稚宗被缚至一寺）一僧曰：‘汝好猪，今应受报。’便取稚宗，皮剥脔截，具如治诸牲畜之法。”此两例指“治牲畜禽兽”。又“治”今潮汕方言读 [ti<sup>11</sup>]（地），这是“治”的一个读音。但《广韵》平声之韵“治”还有“直之切”一音，又去声志韵也有“丈之切”又音，都是澄母之韵平声，正与潮音 [t'ai<sup>55</sup>] 相合，也与客方言表示宰杀的 [ts'i]（阳平）一音相合。折合过来，此音普通话应读 [tɕ'ɿ<sup>35</sup>]（迟）。

### 头脑<sub>1</sub> [t'au<sup>55</sup> lo<sup>53</sup>]

头脑，潮音文读为 [t'au<sup>55</sup> nau<sup>53</sup>]，指脑袋、思想（思维能力）；白读为 [t'au<sup>55</sup> lo<sup>53</sup>]，则指头儿、官员。后一义项古汉语中常见。《新编五代史平话·梁史上》：“这黄帝做着个厮杀的头脑，教天下后世习用干戈。”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二十二：“在京都开几处解典库，又有几所绸缎铺，专一放官吏债，打大头脑的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九回：“太爷不在家里，你老人家就是这学里的头脑了。”

## 头脑<sub>2</sub> [t'au<sup>55</sup> nau<sup>53</sup>]

“头脑”文读作 [t'au<sup>55</sup> nau<sup>53</sup>]，潮汕方言有一义项指思考、记忆等能力，说人凡事不经过思考、蠢动或记不住东西为“无头脑”。此说明清文学作品中也能见到。《红楼梦》第一一〇回：“他头里作事，何等爽利周到。如今怎么掣肘了这个样儿？我看这两天连一点头脑都没有……。”《水浒后传》第六回：“我遁迹多年，未尝下山，并不接见一人，那里有什么虎峪寨，杀甚冯指挥？好没头脑。”

## 头先 [t'au<sup>55</sup> sɔi<sup>33</sup>]

头先，刚才，早先。如说：“头先许个人去了又转来（刚才那个人去了又回来）。”《水浒传》第二十八回：“看看天色晚来，只见头先那个人，又顶一个盒子人来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五十回：“头先爹在屋里来，向床背阁抽梯内翻了一回去了。”

## 头胎 [t'au<sup>55</sup> t'o<sup>33</sup>]

第一次生育，潮汕方言叫“头胎”。如说：“伊头胎就双生：个珠娘个丈夫（她第一次生育就是双胞胎：一个女孩一个男孩）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五十三回：“后见王姑子制就头胎衣胞，虽则是做成末子，然终觉有些注疑，有些焦辣辣的气子，难吃下口。”《红楼梦》第二十八回：“女儿喜，头胎养了双生子。”

## 头水 [t'au<sup>55</sup> tsui<sup>53</sup>]

第一件（事、生意），潮汕方言叫“头水”。如说：“伊头水生理就做输几十万银（他第一笔生意就亏了几十万元）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七回：“那四千两，你与来保往松江贩布，过年赶头水船来。”头水船，指春天冰化河开后通航的第一批船。“头水”一



词，今江浙一带仍用。如《扬州评话选·火烧博望坡》：“他的性情躁，遇事又欢喜头水，今天头水令箭又没有拿到手，这是一层，他心里呕气。”头水令箭，第一支令箭。

糖狮 [t'ɤŋ<sup>55</sup>sai<sup>33</sup>]

糖狮，做成狮子形状之糖果，通常用于祭祀神佛，至今乡村中仍常见，这是个有民俗意义的词儿。制糖狮子拜神之俗，至少宋元时代就很流行，宋·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卷二“饮食果子”类里便列有“狮子糖”条，宋·孔平仲《谈苑》卷一及曾

慥《高斋漫录》也均载有“乳糖狮子”条。元曲中也有用例，如《东堂老》一：“先去买十只大羊，五果五菜，响糖狮子。”

擦 [tsai<sup>33</sup>]

钉钮扣，潮汕方言叫“擦钮”。“擦”意为缝缀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七回：“一溜擦五道金三川纽扣儿。”词义与潮汕方言完全相同。

生臊 [ts'e<sup>33</sup>ts'o<sup>33</sup>]

生臊，意谓鱼肉之类。如说：“我个肚无若好，唔敢食生臊（我的肚了不太好，不敢吃荤菜）。”晋·葛洪《抱朴子·诂鲍》：“弃鼎铉而为生臊之食，废针石而任自然之病。”“生臊”原指生的、有腥臊之味的，潮汕方言引申指荤的。

正 [tsia<sup>213</sup>]

“正”潮音白读为 [tsiã<sup>213</sup>]，带有鼻化成分，“端正”、“立正”、“正宗”等词皆如是。口语中有个副词叫 [tsia<sup>213</sup>]（有些人带鼻化音，但大多数人没带鼻化音），表示“才、只”的意思。据考释，[tsia<sup>213</sup>]的本字就是“正”。如《古小说钩沉·裴子语林》：“孔坦

尔时正琐臣耳，何与国家事？”正琐臣耳，只是个小官儿而已。又《幽明录》：“汝算录正余八年，若此限竟，死便入罪谪中。”正余八年，只余八年，才剩下八年。“正”字又作“政”，《冥祥记》：“问五人：‘有几人来？’答曰：‘政一人耳。’”政一人耳，只一人而已，犹潮汕方言云“正一人定”。

### 绌 [tsaʔ<sup>5</sup>]、[ts'aʔ<sup>2</sup>]

短缺，潮汕方言叫 [tsaʔ<sup>5</sup>]。如：“爱起厝还～钱（想盖房子还少些钱）。”[tsaʔ<sup>5</sup>]的本字应是“绌”。《荀子·非相》：“缓急赢绌。”《正字通·系部》。“赢绌，犹盈歉也”。宋·欧阳修《尚书主客郎中刘君墓志铭》：“财绌于上而盗起于下。”又谓做生意者短斤缺两欺骗顾客为 [ts'aʔ<sup>2</sup>]，究其本义也是短缺之意，本字也应是“绌”。

### 𠵼 [ts'ek<sup>5</sup>]

咳嗽，潮汕方言叫 [ts'ek<sup>5</sup>]，本字应为“𠵼”。《玉篇·欠部》：“𠵼，秦力切；汁错喉。”错喉，吃饭时食物进入气管而气逆咳嗽（参阅《考释》第29页）。又《集韵》入声职韵：“𠵼，错喉；”疾力切。音义皆与潮汕方言相合。字亦作“𠵼”，《玉篇·欠部》：“𠵼，秦力切；错喉。”

### 常时 [ts'iaŋ<sup>55</sup> si<sup>55</sup>]

经常，常常，潮汕方言叫“常时”。如说：“伊常时来我块（她常常来我这儿）。”明·高深甫《九回肠·离思》曲：“眉尖上，常时描出愁模样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四十三回：“……向月娘拜了又拜，说：‘俺家的常时打搅这里，多蒙看顾。’……月娘道：‘二娘好说，常时累你二爹。’”《儒林外史》第四十四回：“人听见他说这些话，也就常时请他来吃杯酒。”又“常”在“时常”、“经常”等词中读 [si<sup>55</sup>]，乃白读音。“常时”一词中读 [ts'iaŋ<sup>55</sup>]，乃

文读音。

### 漱 [ts'iu<sup>213</sup>]

刷牙，潮汕方言叫“[ts'iu<sup>213</sup>] 齿”，牙刷则反过来叫“齿 [ts'iu<sup>213</sup>]”。[ts'iu<sup>213</sup>]有洗刷之意，俗以为无字可写，但考之古籍，本字乃是“漱”字。唐·柳宗元《晨诣超师院读禅经》诗：“汲井漱寒齿，清心拂尘服。”“漱齿”之说；与潮汕方言完全相同。又《广韵》去声宥韵“漱”音“所祐切”。生母字潮汕话有读 [ts'-] 声母者，如“生字 除鼠试手深”等，故“所祐切”与潮音 [ts'iu<sup>213</sup>] 正吻合。“漱口”一词，潮音读“漱”为 [suak<sup>2</sup>]，当另有来源。

### 旺相 [uaŋ<sup>35</sup> siaŋ<sup>213</sup>]

潮汕乡间，常见灶台上贴有“灶神旺相”的红联。“旺相”意为旺盛、兴旺、吉利之意。“旺相”一词，原是来自星相家术语。清·翟灏《通俗编·祝诵》：“旺相……《论衡·禄命篇》：‘春夏休囚，秋冬旺相，非能为之也，天道自然。’按，阴阳家书，五行递旺于四时，凡动作宜乘旺相之气……故俗语以凡得时为旺相……。”元曲《张生煮海》三：“锅里水满了也，再放这枚金钱在内，用火烧着，只要火气十分旺相，一时间将此水煎滚起来。”灶神位上贴“灶神旺相”，便可能跟火气旺盛有关。当然，由此还可联系到身体健旺、家庭兴旺、吉庆。如《二刻拍案惊奇》卷三十四：“自然寿命延长，身体旺相。”又明·田汝成《西湖游览志余·熙朝乐事》：“正月朔日……以春饼上供，熬栗炭于堂中，谓之旺相。”

### 儿夫 [zi<sup>55</sup> hu<sup>33</sup>]

儿夫，指丈夫，口语中不说，但潮剧、潮州歌册及民谣中常见。如民谣《冠陇珠娘》云：“冠陇珠娘会打扮，打扮儿夫去做官。”称丈

夫为儿夫,古汉语常见,而潮汕方言可能是从元曲、南戏中沿袭下来的。前蜀·魏承班《满宫花》词:“梦中几度见儿夫,不忍骂伊薄。”元·王实甫《破窑记》三:“我这里猛然观,抬头觑,我道是谁家个奸汉,却原来是应举的儿夫。”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二十一回:“是以瞒着儿夫,发心每逢夜于星月之下,祝赞三光,要祈保佑儿夫,早早回心,弃却繁华,齐心家事。”

尿脬[zio<sup>11</sup>p'a<sup>33</sup>]

膀胱,潮汕方言叫“尿脬”。脬,《说文·肉部》:“脬,膀胱也。”《广韵》平声肴韵:“脬,匹交切;腹中水府。”效摄二等肴韵字潮汕话文读为[-au],白读为[-a],如“咬胶饱绞泡巧”等。故“脬”潮音正好读[p'a<sup>33</sup>]。“脬”字也写作“胞”或“泡”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三十回:“仰着合着,没的狗咬尿胞虚喜欢。”又四十一回:“争破卧单没的盖,狗咬尿胞空喜欢。”清·姚衡《寒秀草堂笔记》卷三:“凉石二斤,一匣,治尿泡内疼,利小水。”

- 
- ① 《潮汕方言词考释》,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。下文均简称为《考释》。
- ② 词条用国际音标记音,右上角数字系单字调值,不记连读变调。汕头市话的调类调值分别为阴平 33、阳平 55、阴上 53、阳上 35、阴去 213、阳去 11、阴入 2、阳入 5。
- ③ 参阅李新魁《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》,载《学术研究》1963年第3期。
- ④ 参阅陈鸿迈《海南方言词汇特点》,载《第四届闽方言国际研讨会论文集》,汕头大学出版社,1996年。
- ⑤ 参阅吕叔湘《近代汉语指代词》第184—245页,学林出版社,1985年。
- ⑥ 见拙著《潮汕方言与文化研究》第182页,广东高教出版社,1991年。
- ⑦ 参阅《北京话词语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6年。